王夫之本体思维下的卦序问题

张 学 智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易学诠释的第一要义,此义中本体与其现象一时并有,是为"捷立"。王夫之据此反对《序卦传》,认为传统卦序的机械排列破坏了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体",滞塞了阴阳屈伸往来的自然状态,卦序不是时间上的次序而是空间上的条理,并据此对卦序中的相因、相成、相反等逻辑关联方式进行驳难,对八经卦与十二辟卦、错与综、三十六象等重要易学问题作了阐明,表现出在总体与个体、时间与空间、知识与价值、自由与分定等方面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 王夫之; 乾坤并建; 卦序; 时空; 错综

中图分类号: B 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03-0038-09

一、乾坤并建与本体思维

王夫之把乾坤并建作为他的易学哲学的根本要义,乾坤是体,六十二卦是用; 而一卦之六爻,卦是体,爻是用,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展现。在传统的象数解易中,许多著作把乾与坤看作与其他卦并列的两个卦,并无特别的重要地位。如在卦气说中,乾坤只用来刻画阴阳之气的多寡。王夫之多处批评汉儒象数学是"排甲子死数",即将六十四卦按干支机械排列,窒息了天地万物生动活泼、气象万千的运动过程及其呈现。在王夫之看来,"易与天地准",易象符号系统是对天地万物的模拟,天地为体,万物为用,代表天地的乾坤两卦是体,其余六十二卦为用,必须确立乾坤两卦的首出地位、本体地位,才能更好地贯彻天地之理是根本之理,具体事物之理是天地之理的体现,两者体现理一分殊这一理学根本观念。

此外王夫之还据乾坤并建的本体论、价值论思维,批评汉代象数学解易只论得失、不论是非的"去道德论"。他认为,《连山》《归藏》之类的卜筮易学,不讲天人性命之理,只讲利益上的得失,失去了周易模拟天地万物之理、即占即学的根本功用,沦为任何人可占、可占任何事的卜筮工具。王夫之说"顾自《连山》之后,卜筮之官各以所授受之师说而增益之,为之爻辞者不一,如《春秋传》所记,附会支离,或偶验于一时,而要不当于天人性命之理。流及后世,如焦赣、关朗之书,其私智窥测象数而为之辞,以待占者,类有吉凶而无得失。下逮《火珠林》之小技,贪夫、淫女、讼魁、盗帅,皆得以猥鄙悖逆之谋,取决于易。则唯辞不系于理数甚深之藏,而又旁引支干、五行、鬼神、妖妄(自注: 如青龙、朱雀之类,妖妄也。)以相乱。若夫文王、周公所系之辞,皆人事也,即皆天道也; 皆物变也,即皆圣学也; 皆祸福也,即皆善恶也。其辞费,其旨隐,藏之于用,显之以仁,通吉凶得失于一贯,而帝王经世、君子穷理以尽性之道,率于此而上达其原。"①此处王夫之将其批评汉代象数学,伸张易学正理,宣示周易正确诠释方向的苦心明白道出。观象玩辞以呈现天地万物根本道理,天理与物理、人事为一,价值之善恶与人事之功利一致,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仁道与人之利用厚生的功用合一等是他的易学的根本原理。

王夫之的乾坤并建思想来源于《易传》中天地为首出的观念。王夫之在注释易传"天尊地卑,乾坤

收稿日期: 2025-01-04

作者简介: 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506 页。

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一句时明确说 “此明周易并建乾坤以统六子,而为五十六卦之父母。在天之化,在人之理,皆所由生。道无以易,而君子之盛德大业,要不外乎此也。”①在他看来,《系辞传》本身已经明确了乾坤并建为其他卦之母、之体,其他卦都是乾坤所产生而为之用的根本要义。而乾与坤亦构成一阴阳和合之体,乾作为阳气之总称,代表舒开、流动、给予之义; 坤作为阴气之总称,代表翕聚、静定、接受之义,乾坤互相辅助,成就天地之总体,此总体即《中庸》所谓 “诚者天之道”。故王夫之说 “天地,一诚无妄之至德,生化之主宰也。”②天地成就自身的性质,也成就万物的性质 “天尊地卑,而得其定性之必然矣。唯其健,故浑沦无际,函地于中而统之,虽至清至虚,而有形有质者皆其所役使,是以尊而无尚; 唯其顺,故虽坚凝有实体之可凭,而静听无形之抟捖,不自擅而唯其所变化,是以卑而不违。……奇偶至纯而至足于两间,故乾坤并建而统易,其象然,其数然,其德然,卦画之所设,乃固然之大用也。”③一阴一阳、一健一顺缩合构成本体,一切皆此本体的表现,具体事物的形体、性质及由此而有的时空关系、数量关系皆于此成就,易象这一模拟万物的符号系统也于焉成就。

这里显示出王夫之的哲学慧识——本体论思维方法。体和用一时皆有,非宇宙发生论的生成关系。这里他继承张载的地方很明显。他的两种象: 揲蓍而成的后天之象与体现乾坤本体的先天之象并有,后天之象由蓍数决定,故可说 “数生象”,如大衍之数所开出的; 先天之象由乾坤六阴六阳生发、变化而有的内在理数决定,故可说 “象生数”。本段引文中先有 “其象然”,后有 “其数然” “其德然”,明确显示出象决定内在的数量关系、由数量关系决定其内在性质的思维路向。这一路向王夫之确定甚早,在早年所作的《周易外传》中论乾卦的性质时即说 “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数,数资乎动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于道而有德。因数以推象,道自然者也,道自然而弗借于人。乘利用以观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④道即一阴一阳之本体,万物是道的体现,有其现实的作用。有物即有物象,有物象就有其数量性质。数量关系借万物的运动本性展开其功用,每一物的具体功用都是从道得来的内在性质的展现。故可就数量推论其象,因为它是体的自然规定。而在万物的功用中即可观察其性质,因为其象、其数、其性质是具体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规定性。他就此总结说 “乾坤二卦统六阳六阴于六位之中,健顺之理备,贵贱之位陈,刚柔之节定,孚应之情通,两仪并建,全易之理,吉凶得失之故已全具,其体用则由此而变化焉,又岂圣人之故为损益推荡以立象哉! ……乾之所始而流形,坤之所生而化光者,变化自著于两间,六阳六阴往来于向背十二位之中,而发见于六位,交相错以利时乘之用。阳之变,阴之化,皆自然必有之功效,故六子兴焉,以为六十二卦之权舆,而易道备矣。”⑤易为天道之昭示,把握此道此理即学易之根本,学易首在明乾坤并建之义,明此本体论的思想方法,有总体以昭示 “大德敦化”之境界,有个体以昭示 “小德川流”之物情。既可就个体以格物致知,又可就总体以尽性知天; 既可把握具体之理以尽裁成辅相之用,又可把握总体大道以成尽性至命之修为。易主要是天人性命之书,而非卜测吉凶之小技,其功用大矣哉! 在王夫之易学思想中,乾坤并建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故王夫之说 “学易者能体乾坤之易简,则理穷性尽,而与天地合德也。故周易并建乾坤十二位之阴阳,以听出入进退,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占,所以尽天道,昭人极,为圣学合天之轨则。”⑥这是王夫之解释《易传》“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的极为重要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乾坤并建的思想,最主要的来源即

---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06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07 页。
③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07 页。
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821 页。
⑤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08 页。
⑥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12 页。

《易传》对乾坤两卦功用的强调。所不同者,《易传》着重的是天地阴阳的自然哲学,而王夫之则强调天人合一,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引申出以人合天、天道即人极、穷理即尽性之义;并处处批评周易诠释中离开此正道的各种术数之学,如《连山》《归藏》,窥测气机、占利不占义的术数小技,如纳甲、世应、复姤为小父母等,斥之为背离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人"乾坤并建"的大中至正之道。王夫之作为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理学家的形象于此昭然而见。

以上可以看出王夫之的解释学方法,即通过穷理尽性至命等知行活动,奠立哲学的识度,通过哲学的全方位深度思想活动,把对天地万物、对人生的理解贯彻于对周易卦爻符号系统的阐释中,既有思想的自由创进,又有符号系统对思想活动的规范。在易学方面,既有卦爻的参伍错综所代表的人情物理的旁午交杂,又有卦名、卦义、卦德所代表的整合与规范;既有对前人的踵武,如对王弼、程颐义理解卦多种义例的继承,又大大加强了对周易代表的天地万物的独特体悟;既通过四圣一揆、乾坤并建、占学一理等,保留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又通过终生以之、转学转精的详细研究,有了许多实证方面的创获,如《周易稗疏》《考异》中极富新义的学术观点。他把价值上的善和科学上的真融为一体,认为求真的活动如果离开了哲学家的境界、识度对天道本身"神无方而易无体"的体认,必定会窒息诠释性的求善活动。如朱子的《周易本义》,拘泥于"易本卜筮之书",对卦爻辞大多只解释字面意思,对观象玩辞未能充分展开,尤其对何以有如此之象占未能给予充分解释,故整个注释显得缩手缩脚,貌似严谨,实则拘挛,未能通过具体卦爻的解释而畅论天地万物的内在蕴含。又如程颐的《程氏易传》,王夫之对其在具体卦爻上的说理透辟表示赞赏,但它略去《系辞传》《说卦传》不作解释,从而遗漏了对天地万物尤其是乾坤所代表的本体之神化、由体发用之灵动迅捷方面的发挥,故王夫之批评此书"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① 王夫之是一个杰出的形上学家,对"用"所以发生的根据——"体"所内蕴的原理、机制的探究非常注重,对"小德川流"与"大德敦化"两者的关系尤其重视,故对作为周易总原理的《系辞》阐释十分详尽,并和六十四卦及相应的《彖传》《象传》相呼应。这不仅是"四圣一揆"的道统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他重视"体"甚于重视"用"的表现。他在关于周易诠释的概括性说明《周易内传发例》中说"学易者能体乾坤之易简,则穷理尽性,而与天地合德也。知无不明,则纯乾矣;行无不当,则纯坤矣。以之随时变化,唯所利用,而裁成辅相之功著焉,则与天地参。故周易并建乾坤十二位之阴阳。"②这是王夫之所以反复强调"乾坤并建"的重要性的深义所在:因为易是对天地万物的模拟与符号化说明,它立足于观象玩辞之上的形上学发挥。

二、对卦序中相因、相成、相反的驳难

十翼中有《序卦传》,对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作了说明,历代注易名著,于卦序多所注目,大多认为,卦序为伏羲、文王所定,孔子作易传时仍其旧贯,故为圣人之言,不敢妄议,沿袭旧说而已。王弼作易注,只注六十四卦,韩康伯补注十翼,认为《序卦传》所言乃后人根据卦的意义对卦的次序的说明,并非六十四卦原来包含的内容,所谓"《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③。程颐的《程氏易传》,肯定《序卦传》的价值,将《序卦传》打散,置于每一卦中,在解卦前,先引序卦传之文,再解释卦名与卦序。朱子作《周易本义》,以《序卦传》为完整之一篇,但以其文义大明,不注一字,各卦注文中多以卦象、卦德为说,不及卦序。至王夫之,则径言"《序卦》非圣人之书",不承认《序卦传》的价值。此义王夫之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周易外传》中,王夫之即说"《序卦》,非圣人之书也"④,并给出详细的

---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653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512 页。

③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4 页。

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1 页。

理由。在晚年的《周易内传》中,仍说“《序卦传》两篇必非圣人之书,即以文义求之,亦多牵强失理,读者自当辨之”①,理由一如《外传》所言。在概括《内传》主旨的《内传发例》中,王夫之仍单辟一节,言《序卦传》之非,并自为十翼之篇目:《彖传》上下、《小象传》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大象传》、《说卦传》、《杂卦传》,以《序卦传》为赘余,摒之于十翼之外。王夫之排斥《序卦传》的理由,《外传》说得最为详细、显明,《内传发例》又有补充。细察其说,可见王夫之一依“乾坤并建”之纲宗。

王夫之不言卦序立基于他的实在论与体用不二之上,他说:“乾坤并建而捷立,周易以始。盖阴阳之往来无淹待而向背无吝留矣。故道生于有,备于大,繁有皆实而速行不息,太极之函乎五行二殊,固然如斯也。”②这是说,不言卦序的根据在乾坤并建,在乾坤所代表的本体与万物的体用关系。“繁有”即万物,道即太极。道为万物总体,它是有,生出同样为有的万物。构成万物的实体是二气五行,而道即在万物中,太极即包含二气五行。具体事物各据其本性的必然性运动,变化万端,或隐或显,无一息或停。故体用同时而有,体表现于用中,用适所以显体。体用关系无时间属性,它表示的是总体和个体、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无时间属性则无次序,只有体上呈现的条理。王夫之就此说:“有所待非道也,续有时则断有际,续其断者必他有主,阴阳之外无主也。有所留非道也,存诸无用则出之无力,出其存者必别有情,往来之外无情也。是故六阴六阳十二皆备,统天行地,极盛而不缺,至纯而奠位,以为之始,则万物之生,万物之化,质必达情,情必成理,相与参差,相与夹辅,相与补过,相与进善。其情其才,其器其道,于乾坤而皆备。天地不先,万物不后。”③万物皆独立存在于世间,各为总体的道中之一物,虽各有其时间、空间,但皆为阴阳五行之流行所构成,往来无息。故无所淹待,无所吝留。代表本体的乾坤之六阴六阳十二位既已完备无缺,为天地万物的基础,其所产生的万物,有其质地,有其性质,有其存在,有其机理。万物在大道之流行中,互相依存,互相辅助,互相成就。故就道之总体说,体不在先,用不在后。王夫之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万物的运化情状图,也明确地用本体论思想方法代替了宇宙发生论。

王夫之重点驳斥了《序卦传》中所表现的事物的三种时间性依存关系:相因、相成、相反。相因者,如蒙卦因于屯卦而有:“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相成者,如蒙卦成之于需卦:“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相反者,如噬嗑与贲:“嗑者合也。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王夫之认为,《序卦传》主要依据这三种次序理由,但皆牵强附会,强与说通之辞。大多是先以因说,不通则用成说,再不通则用反说。王夫之对因、成、反三种方式,皆据其道与物之体用关系予以驳斥,他说:“天地之间,皆因于道。一阴一阳者,群所大因也。时势之所趋,而渐以相因,遂私受之以为因,亦无恒而统纪乱矣。”④这是说,就因来说,道是一切事物最终的因、公共的因;具体事物或因时势之聚,可以彼此相因相资,这是个体的因、私己的因。具体事物的相互因缘、相互资借是纷乱的、暂时的、无序的。一阴一阳之道是具体事物的存在及其秩序的给予者,因而是真正的因、大因。对于六十四卦来说,《序卦传》说的是事理之因,不是卦之因,纯从事理上着眼,如此则卦为赘余。还有的两两相对之卦,如随与蛊、渐与归妹,本属反,序卦传归于因,这是伦类不严,故而因义不成立。

又如成义,成是完成,物体的完成必有其材质,先有材质后有成器。而周易卦象所表示的,皆是已成之器物,无需材质。且前后两卦体象已成,无需前卦作为后卦的成就者,也无需后卦作为前卦的承接者。如履卦和泰卦,“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革卦和鼎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而《序卦传》往往认为两者有授受之义。又如无妄卦承复卦,萃卦承姤卦,皆无承接相成之象,反而有报复相仇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638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1 页。
③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2 页。
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2 页。

之象，而序卦传说“复则不妄”“相遇而后聚”，象与义相矛盾，故相成之义不成立。

王夫之对相反之义攻驳尤为有力。《序卦传》中多有相对之两卦互相补救之语。王夫之认为，乾坤为万化之本，万化皆乾坤本然之运，无期必，无计度，其中必有各自之不足。不足是自然的、必然的。如盛世有谗顽之臣，丰年有夷稗之种，皆阴阳五行构成的事物的本来样态。但“不足”皆有其用，不可替代，“险而险用以见功，驳而驳用以见德，胥此二气之亭毒。险易纯驳，于彼于此，不待相救而过自寡”。① 各卦皆有其独立性，哪怕本身有不足。所谓不足是在与他卦的比较中得出的，论其本性，皆无所谓“不足”。如前举贲卦补噬嗑，王夫之认为，贲之饰义并不能补噬嗑之“苟合”，并且何为苟合也难以判定。又如遁卦与恒卦，《序卦传》说“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王夫之反诘道，遁一定能使恒放弃其久居之所吗？遁改变恒的状态是必然的吗？王夫之就此问难所谓“补救”之义：“以此卦之长补彼卦之短，因前卦之屈激后卦之伸，然则南粤之暄致北胡之冻，诘旦之风解今日之暍乎？”②《序卦传》着眼的是两者的相斗相争，与其艰难之际。推论开来，甚至有乱时不宜迁徙以避，与强矫自然之寒暑以就人之意。故反义亦不成立。

此三义不成立，那么周易之卦以何为次序呢？王夫之说“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故乾坤并建而捷立，以为太始，以为成物。资于天者，皆其所统；资于地者，皆其所行。有时阳成基以致阴，有时阴成基以致阳，材效其情而情无期，情因于材而材有节。有节则化不溢于范围，无期则心不私于感应。”③这是说，易即万化变易之总体，易卦是在浑沦之总体中拟出其动静条理。这里要特别注意“捷立”这个概念，这是王夫之不言卦序、三十六象诸思想观点的基础。捷立者，乾与坤两者一时并有，无有先后，阴阳十二位奠位，从中产生出万物。同时乾坤与万物一时并有，非先有乾坤，后有万物。这个产生是本体论的，不是宇宙发生论的。体用一如，显微无间，不具时间属性，故“捷立”。捷立则无开端。此“太始”是就某一时间点而言，有物开始，有物成遂，实是大化流行之总体的一个剖面，是“大德敦化”中的“小德川流”。就剖面中的个体说，乾坤并建，天出其生，地出其养。出其生者为其统领，出其养者为其长成之时空环境，皆阴阴五行之化生、流行。每一个体事物，有时以阳为基础招致阴的配合，有时以阴为基础招致阳的配合。不管何者为主，都是阴阳五行自然而然的运动。事物皆以材质为载体，而材质皆有性质与功能，其性质自然地产生功能，其功能是材质的自然效用。性质依赖于材质，材质规定其功能。有规定则功能之发挥不出其范围，功能自然发生因而无私于感应。这就是易所代表的天地万物的运化实际，其根源在乾坤并建，重点在卦之自然与有节之义。

王夫之接着说“乾坤有向背，六十二卦有错综，众变而不舍乾坤之大宗。阖于此阖，辟于此辟，节既不过，情不必复为之期。消长无渐，故不以无心待天佑之自至；往来无据，故不可以私意邀物理之必然。岂必乾左生夬、下生姤，坤左生剥，下生复之区区也耶？”④这是说，在大易阖辟成变的大流行中，具体事物皆出于乾坤之本体，具体事物有性质为之内在规定，事物按内在规定性而自然展开，故不必对之有时间性的期望；而事物的消长无固定的时间性之逐渐来临，故不必放弃人为努力而待其自然达至。事物之往来无法确定其凭据，故无法以人之私意给出物理之必然。天地万物如此，模拟、刻画万物之运行的易卦，也应表现此“捷立”性质，不应机械地以乾最上一爻变而生夬，最下一爻变而生姤，坤最上一爻变而生剥、最下一爻变而生复。捷立则无线性之机械推演。在这一观法之下，象数学如京房八宫世应之术、邵雍八八相乘之数皆在批判与抵制之列，因为它们有一定之区、一形之范，离开了乾坤并建之“捷立”所具有的体用一如之神妙，是“执一以贼道”。

---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3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3 页。
③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3 页。
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4 页。

三、卦序中的时间与空间

那如何看待六十四卦之排列顺序? 王夫之主张,将之视为事物总体流变中的条理而非相生之次序。他说 “虽然,博观之化机,通参之变合,则抑非无条理之可纪者也。故六十四卦之相次,其条理也,非其序也。夫一阖一辟而情动,则皆道之不容已。故其动也,极而正,不极而亦正。因材以起万变,则无有不正者矣。乾坤极而正者也,六十二卦不极而亦正者也。何也? 皆以其全用而无留无待者、并建而捷立者也。”①所谓正,即大化流行中万物据其本性的必然性而表现出的各种样态。乾坤二卦如此,六十二卦也如此,不过前者为能生者,后者为被生者; 前者为本体,后者为派生。但皆据其本性,而为捷立中的不同位分而已。万物皆化机中的一个节点,皆有自己参伍之变的独特性质与呈显,故表现为总体的条理。有条理就有时间上的序列和空间上的区隔,故卦序是必然会有的,就看如何解释它。条理而非次序,这就是王夫之对卦序的独特看法。

王夫之还就天地自然与人效法天地兴起民用两者间的关系进行论说,以阐明条理之必然性。他说: “天地自然,而人之用天地者,随其隐见以为之量。天地所以资人用之量者,广矣大矣,伸于彼者诎于此,乃以无私; 节其过者防其不及,乃以不测。故有长有消,有来有往,以运用于隐见之殊,而人觉其向背。易以前民用,皆言其所向者也,则六位著。而消长往来,无私而不测者行焉。消长有几,往来有迹,而条理亦可得而纪矣。”②天地乾坤自然运行,有隐有显,有向有背,各有十二位。但人用恒取其显者、向者,故只有六位,但其隐者、背者为其自然包含。天地因其自然,故无私无欲而神妙不测,屈伸消长、倏忽往来行于其间,消长有其几微之苗头,往来有其运行之迹象,这就是它的条理。卦是人模拟、刻画宇宙万物运行之迹的符号,故有其必然性。但消长之几、往来之迹皆本体的直接呈现,其来不测,其去无朕,皆捷立并有,无时间上生与被生的性质。天地万物有朕迹、有条理,模拟它的卦象也有排列、有次序,但无《序卦传》所谓顺序。

因万物有隐显向背,有消长来去,故卦有错有综。王夫之由此引出卦序与三十六象的关系问题。他说 “坎离、小过中孚,合其错而阴阳各六,视乾坤矣。六十四卦向背颠倒,而象皆合错。象三十六,其不可综者八。凡综之象二十八,其可综者固可错也。合四卦而一纯,则六阴六阳之全再备矣。错者捷错,综者捷综,两卦合用,四卦合体,体有各见而用必同轴。故屯、蒙之不可离析,犹乾坤也; 颐、大过之无所需待,犹乾坤也。非始生必蒙,不养则不可动也。化不停,知之所以周流; 复不远,仁之所以安土也。乾坤并建以捷立,自然者各足矣。”③此段话十分重要 ,因为它是对错综、对因错综而有三十六象的明确说明。首先,他提出,错而不综者共有八卦,除乾坤两卦处于本体地位而不加论列外,坎䷜与离䷝、中孚䷼与小过䷽是错卦,阴爻阳爻各六,这与乾䷀与坤䷁是一致的。其实六十四卦象皆可视为显、向,其隐、其背也有六十四象。显与隐、向与背是错的关系。六十四象中不可综者八,其余五十六象综为二十八,错综之象共三十六。由其隐显向背,可综者其实都可错。六十四卦两卦为一组,其形式 “非覆即变”,一组即一纯,其有两卦,六阴爻六阳爻全备,两卦合阴阳向背为四卦,故 “合四卦而一纯,则六阴六阳之全再备”。错综皆本体的直接表现,因代表具体事物的隐显往来,故为捷立,体用一时皆有,非先有六十四卦而后错综为三十六象。用为模拟,为显,故 “两卦合用”; 体为本然,隐显皆备,故 “四卦合体”。本体靠思维,靠体验中再现,故 “四卦皆见”,用靠经验,靠直观,故只见同组中之二卦。屯䷂与蒙䷃是综卦,此综是本然之综,非人为将两者综为一卦,故不可离析,就像乾坤并建不可离析一样。颐䷚与大过 ䷛是错卦,错卦是向背关系,本然如此,各各具足,无须待他物安排,故亦不可离析。这都是捷立的结果,并非有

---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4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5 页。

③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4 页。

时间上先后的次序。比如蒙与需，并非如《序卦传》所谓“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因为万物之运化无一息或停，人对它的认识也应如此，模拟、刻画事物的卦也应如此。复卦初九爻辞曰“不远复”，所以仁人君子安于其土，敦厚其仁。体与用一体不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万物在自然运化中各各具足，体用一时皆有，无先后之可言，六十四卦只有空间上的条理，而无时间上的先后。此皆“捷立”题中应有之义。

王夫之的特识之一，是用他的体用捷立之说解释十二辟卦与八经卦。王夫之以乾坤生六子解释八经卦之产生，用乾坤之消长解释十二辟卦。此二者之不同，涉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他说“乾坤定位，而隐见轮周。其正相向者，值其纯阳，旋报以纯阴，则为乾坤。欹而侧也，则或隐而消，或见而长，为泰、否、临、观、剥、复、遁、大壮、夬、姤。故消长之几为变化之所自出，则之十二卦者以为之经。乾坤合用，而乘乎不测，以迭相屈伸于彼此，其全用而成广大之生者，则为乾坤。乾不孤施，阴不独与，则来以相感，往以相受，分应于隐见之间，而为坎、离、震、艮、巽、兑。故往来之际，为错综之所自妙，则之八卦者以为之经。此两经者，并行而不悖者也。”①此中思想，有取于《系辞传》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的思想，言卦象是万物的模拟、刻画。轮周，即迭相轮换，周而复始。乾坤代表天地，亦代表阴阳二气，乾坤相对，也相补。纯阳，为乾卦，必同时有纯阴与之相配，为坤卦。纯阳纯阴之多寡不同，此进彼退，此增彼减，故有隐显消长，形成泰、否等十卦。此十二卦，阴阳消长之迹最为明显，故自先秦以来，即被选出排在一起，用以刻画万物之消长。典型者，如“卦气”中寒暑之增减，律历中昼夜之长短，丹炉中火候之强弱等。消长之几，是变化的根源。乾坤阴阳二气之合，则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用。合一之气，阴阳两者此长彼消，此诎彼伸，此隐彼显，共同构成能生者——乾坤，阴阳二气互相感应，屈伸隐显，形成六子，八经卦有错有综，皆源于阴阳二气之合运。这里王夫之特别提到，十二辟卦、八经卦并行不悖，两者思维方法不同: 十二辟卦来源于阴阳之分，八经卦来源于阴阳之合。其分其合，是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并行不悖表示对同一对象的诠释维度不同。这个同一对象，即王夫之所说的“乾坤通理”。它是王夫之摒弃卦序的根本原因。故王夫之说“自两卦而言之，错者捷错，综者捷综，乾坤通理皆在，而未尝有所缺于阴阳健顺之全。自八卦之所统、十二卦之所络而言之，往来不以均，消长不以渐，交无适交，变无定变，故化不滞，进退乘时之权也。盛不益盛，衰不浸衰，故道不穷，阴阳弥纶之妙也。自六十四卦、三十六象兼二经而并行者言之，于消长有往来焉，于往来有消长焉。消长不同时，往来不同域，则流形无畛，而各成其欣合。”②王夫之这里说到阴阳之分合，合即乾坤并建，即“阴阳健顺之全”，它是两经的根本，对两经进行统与络，统者时间，络者空间。分则有时空的不同侧重，从空间(域) 上说，十二辟卦消长不均，各有畛域; 从时间(时) 上说，阴阳弥纶，贯彻于八经卦展开的一切时中。因阴阳对立统一性质，乾坤在时间空间上的展现是一时皆有，无有渐进。故具体事物不被时空拘限，也不是线性的机械推演，而是一个大场域中的自由运动:“交无适交，变无定变”，其进其退，根据在具体时空中的势能。而从时空二者分言的角度，消长不同时，往来不同域。从时空两者合言的角度，则消长有往来，往来有消长。在两经并行不悖中，皆有阴阳二气的主动配合。王夫之从八经卦、十二辟卦所代表的时空侧重中，讲到了阴阳二气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这是体用一如、捷立无渐的本体论根据。它与王夫之的根本哲学思想是一致的，故一以贯之，终生坚持。

王夫之最后对他的卦序思想进行总结，“以化为微著，以象为虚盈，以数为升降，太极之动静固然如此，以成其条理。条理成，则天下之理自此而出。人以天之理为理，而天非以人之理为理者也。故曰相因，曰相成，曰相反，皆人之理也。易本天以治人，而不强天以从人。观于六十二卦之相次，可以亡疑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5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5 页。

已。”①王夫之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易学源于他的哲学。易是对于本然的太极动静的模拟,万物有隐有显,有动有静,有大有小,这是易象有盈有虚、爻位有升有降的根据,这表明他的易学具有现象学特点,与据内在的理数线性推演的象数学家不同。周易之卦序,不是时间上的次序,而是空间上的条理。易卦上呈现的条理,是人从中体贴天理的根据而非相反。这表明王夫之又是个理学家,他是本天道以言人事的理学思想的典型体现者。他所说的理,最后的来源是“太极之动静”,即有微有著、有盈有虚、有升有降的天地万物之条理,有似于张载“理者,气之条理”的理,不同于程颐、朱子逻辑上先于物、居于洁净空阔世界的理。

在不言卦序而以条理视之的基本立场之上,王夫之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即以八经卦为框架,以其余各卦为往来之交出现的自然结果。他说“乾坤首建,位极于定,道极于纯,十二位阴阳具足,为六子五十六卦阖辟显微之宗。……故周易首乾坤,而非首乾也。其次为坎离,卦以中位为正,坎得乾之中,离得坤之中也。”②乾坤坎离四卦为整个框架的四个支柱,位于东南西北四方。其象有错而无综。其中乾坤最重要,因为六阴六阳具足,是其余卦的宗主、父母,故为定位的基础。其次坎离,从方位上说属中位,从它们的象征物说,为水火,其性质无变易、无从革、无曲直,最为恒定,故可以作为支柱。有乾、坤、坎、离四方为正,即有震、艮、巽、兑四隅为辅;既有定经,即有往来;四正为经,四隅为纬,此条理之最大者。这里以乾、坤、坎、离为四正,以震、艮、巽、兑为四隅,是吸收了伏羲八卦方位的思想。乾坤坎离代表阴阳之存有,震艮巽兑代表气机之流行、交会,此即王夫之所说“四卦为往来之定经,而震、艮、巽、兑以交为往来,一经一纬之道也。经以设而静,纬以积而动”。③

王夫之也依乾坤并建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十二辟卦。他说“乾坤首建,极阴阳之至盛,以为变化之由,故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消长之数,皆因此而生。惟极盛也,而后可以消,可以长,可以长而有其消,可以消而复能长。”④将消长视为乾坤自身的性质与运动。由此他批判了将乾坤两卦与他卦并列,视为阴气阳气盈满之符号的汉易象数学,斥之为鄙陋之术,因为它们僵死地看待阴阳之升降,并且由时间积渐而成,失去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妙本性,将阳自复而上,历临、泰、大壮、夬至于乾,阴自姤而上,历遁、否、观、剥而至坤十二卦机械排列。王夫之认为,这是本无天地,以渐而成,既无其理、无其实,也无其象、无其数,徒为戏论而已!他指出,乾坤立而必有其派生之卦的参伍、交互运动,这种运动必定不会均齐,运化之妙,非机械所能模拟。故王夫之说“由乾坤而生泰否以下之十卦,十卦皆乾坤所有之通变也。由乾坤泰否而及临观以下之八卦,八卦皆天地相交之通变也。以次而变合,不以次而消长,天地浑沦无畛之几固然也。”⑤

既然没有时间上的次序,只有空间上的条理,则王夫之以乾坤及所生的六子所代表的四方四隅为枢纽来安排六十四卦的条理:乾坤之属二十六卦,十四象;坎离之属二十卦,十象;震艮之属四卦,二象;巽兑之属六卦,四象,共六十四卦,三十六象。为何八经卦之属卦多寡不均,王夫之有从数上说者,也有从阴阳交感之层级上说者,其理据至为繁杂,此处不赘。就卦的错与综来说,错而不综之卦八,为象亦八。错综同象之卦八,为象四,综卦有错者,其卦四十八,其象二十四,也是六十四卦、三十六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夫之在综中有错的卦上,认综不认错,即以综卦为主,他的理由仍基于乾坤并建而捷立:“凡综卦有错,用综不用错者,以大化方来方往,其机甚捷,而非必相为对待。故曰‘易圆而神’。‘神’以言

---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6 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6 页。

③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7 页。

④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8 页。

⑤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 1098 页。

乎其捷也,‘圆’以言乎其不必相为对待也。……以捷往捷来著化机之不滞,非因后起之名义而为之次,明矣。”①皆依据阴阳往来消长之象、天地化生万物的圆而神的真实相状,而非机械排比所得。

王夫之也从“易有太极”的角度对他的卦序观作总结,依据在乾坤所表征的天地即“太极”本身,他说:“是故‘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无所不极,无可循之以为极,故曰‘无极’。‘往来’者,往来于十二位之中也;‘消长’者,消长于六阴六阳之内也。于乾坤皆备也,于六子皆备也,于泰、否、临、观、剥、复、遁、大壮、夬、姤皆备也,于八错之卦皆备也,于二十八综之卦皆备也。错之综之,两卦而一成,浑沦摩荡于太极之全,合而见其纯焉,分而见其杂焉,纯有杂而杂不失纯,孰有知其终始者乎?故曰‘太极无端,阴阳无始’。……无待也,无留也。无待,则后卦不因前卦而有;无留,则前卦不资后卦以成。浑沦之中,随所变合,初无激昂,又何有相反?而规规然求诸名象以刻画天地,不已固乎!”②只论空间上的消长往来,不论时间上的次序先后,万物各各自足,皆凭借其本性的必然性运动,天地之纯包含万物之杂,万物之杂成就天地之纯,万物在浑沦全体中随机变化,动静是其内蕴之几,吉凶是其偶然所遇,正邪贞淫是其显露之迹象。万化之运行在先,卦象卦名皆仰观俯察之后的给予。天的不测之神是人的不滞之理的本原。后人以卦之名义、次序拘限人的行为,是本末倒置,自小其能。这是王夫之不言卦序,认为《序卦传》“非圣人之书”的根本理由。

The Problems of Hexagram Sequence in Wang Fuzhi's Ontological Thinking

Zhang Xuez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o-generation of Heaven (乾) and Earth (坤)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Wang Fuzhi's (王夫之)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易经》). In this principle, the noumena and their phenomena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called "coexitence" (捷立). On this basis, Wang Fuzhi opposed *The Sequence of the Sixty-four Hexegrams* (《序卦传》), arguing that the mechanical arrang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equence of the hexagrams disrupted the doctrine that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can't be found in a fixed orientation, and the things in the universe won't change in a fixed form" (神无方而易无体)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blocked the natural stat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ang* and *Yin*. The sequence of hexagrams is not a temporal order but a spatial arrangement. Accordingly, Wang also criticized the logical association methods such as causa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opposition in the sequence of hexagrams, and clarified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uch as the Eight Trigrams (八经卦), the Twelve Hexagrams of the solar terms (十二辟卦), the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错与综), and the thirty-six images (三十六象), demonstrating hi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universality and the individuality, space and time, knowledge and value, and liberty and destiny.

Key words: Wang Fuzhi (王夫之); co-generation of Heaven (乾) and Earth (坤); sequence of hexagrams; space and time;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04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10页。